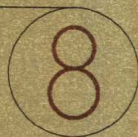


鲁彦周文集

LUYANZHOU 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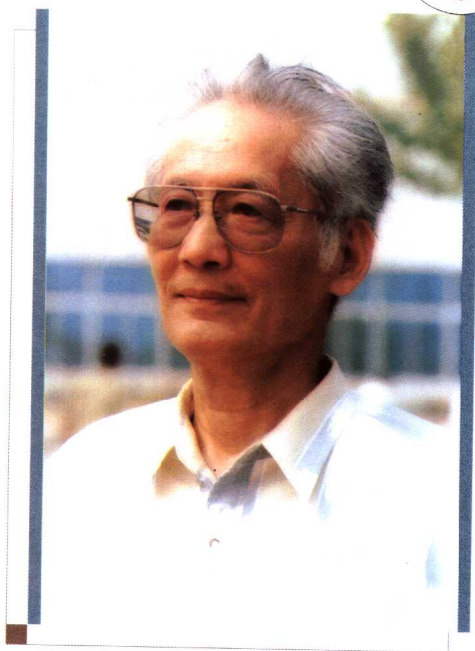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LUYANZHOU WENJI

鲁彦周文集

8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在美国



1988 年和邓友梅在欧洲游船上



1985 年在日本

左二为张天民、左四为苏叔阳、左五为日本电影剧作家。

1992年和电影剧作家梁信在杭州



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上

一为陈怀恺、左二为鲁彦周、左三为桑弧。



“2000年迎驾文学笔会”在霍山迎驾酒厂

右起为王蒙夫人崔瑞芳、鲁彦周、王蒙、倪永培(迎驾酒业集团董事长)、张嘉、马苏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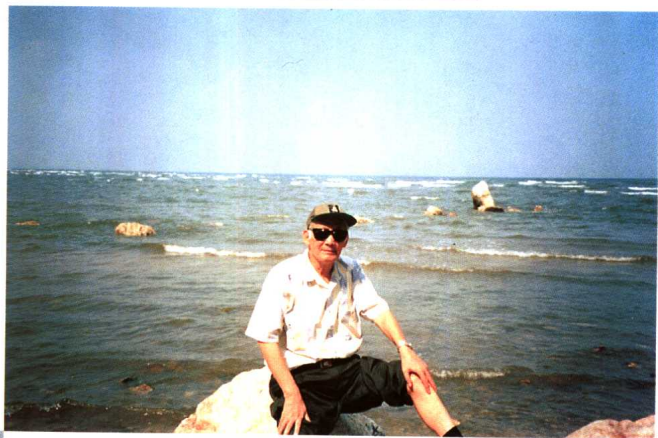
1985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成立时与张弦在北京

LUYANZHOU WENJI

1992年在桂林



1999年在北戴河



1999年在湖南张家界





2000年重返大別山老区鶴落坪

目 次

电影文学剧本

廖仲恺	3
他在特区	99
生死抉择	178
结义情	308

电视文学剧本

彭雪枫	399
-----------	-----

话剧文学剧本

归来	561
波澜	589
大河春秋	656

戏曲文学剧本

王金凤	739
-----------	-----

廖 仲 恺

第一章

一

黑沉沉的夏夜。

夜幕笼罩下的广州。一支部队悄悄地向市区前进。

石井兵工厂。

一间装了铁窗的房子，一个人被几个士兵抓住推了进来，给他加上了锁链。

远处隆隆的炮声响起。炮弹在观音山上爆炸，掀起冲天的浓烟。

字幕：一九二二年，广州发生了一件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的事件，由孙中山先生一手扶持起来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和北洋军阀勾结起来，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六月十六日，陈炯明拘留了

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两天后叛军炮轰总统府……

广州观音山上的总统府，火光冲天。

士兵们冲向总统府。

二

关押廖仲恺的牢房里。

摇曳的烛光。

借着烛光，我们这才看清了廖仲恺。

廖仲恺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矮小，清瘦的脸颊，上唇留了短短的胡须。猛一看，貌不惊人。可是他的眼睛却异常锐利明亮，他的整个神情举止也都给人以很有分量的感觉。他现在身上穿了件已经很脏的衬衫，裤子也破子。他戴着脚镣两手扶着装有铁条的窗子。

此刻，担忧、愤怒、震惊的情绪，使他万分激动。

窗外，黑黢黢的院子里，一些士兵在奔跑着，谁也不来理睬廖仲恺。他们在喊：

“总统府攻下来了！”

“这一下孙大炮完蛋了！”

廖仲恺抓住铁窗的手颤抖了；

廖仲恺：“难道孙先生真的会……啊！苦难的中华民族……”

三

奔流的珠江。

江岸上，人们向前奔跑着。

珠江上，帝国主义军舰在游弋。

人们拥挤到街头，遥望着观音山上的烟火，有的在叹息，有的掩面啜泣。

攻击总统府的炮声继续响着。

四

大雨滂沱。
街上关门闭户，寂无行人。
暗淡的街灯。

五

灯光闪烁。这是一所豪华的旅馆舞厅，五光十色的小彩灯，照在一对对曼舞的人身上。

这里有文雅的外国绅士，有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的高等华人，有武装整肃的粤军军官，有袒胸露肩的外国和中国女人。

在大厅侧面一间客室里，有三个人坐在那里轻声交谈着。他们是：粤军军官陈举、吴佩孚的代表王翰和一个自命不凡的外国通李文汉。

王翰，外表看来像个秀才，浑身上下，显得古气十足。他双手把一个信封恭敬地递给陈举。

王翰：“这是吴佩孚大帅慰劳粤军的薄礼。此次陈炯明总司令毅然倒孙，火烧了总统府，抓了廖仲恺，广州军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陈总司令的粤军手中。”说到这里，他举起杯，“孙中山嚷了多年的革命，经营了多年的粤军和广州，这次算是垮台了。来，为陈总司令的胜利……哎，文汉兄，你怎么不举杯？”

李文汉微微一笑：“现在为胜利而举杯，未免为时过早。孙中山已脱身上了永丰舰，廖仲恺被拘，总司令还不敢下手。广州和全国民心仍向着孙中山和国民党……”

王翰哈哈大笑起来：“国民党？你、我、还有陈举兄，我们不都是国民党员吗？满清早已推翻，民国早已成立，国民党嘛！就由我们这些人来干了。”

李文汉摇头：“王先生，你们北洋政府里的人，吃亏就吃亏在对革命不了解。你们不了解孙中山，更不了解廖仲恺。这两个人，

可不简单啊！他们不仅有革命的目标，而且善于随着潮流改变策略。如今，中国又有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

陈举把手一挥，打断了李文汉：“共产党？他们有多少人？那不过是几个秀才的纸上谈兵罢了。”

李文汉：“不，老兄！你是军人，你不懂得政治。今天，我看到了李大钊的一篇关于这次事变的谈话。他在这个谈话里给孙中山和国民党提了不少惊人的建议。假使孙中山真的采纳了这些建议，那么中国的前途，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说，现在要以坚决手段，不要让孙文逃出广州，不要让廖仲恺再……”

陈举：“据我所知，总司令对廖仲恺决心已下！”

李文汉：“你是说总司令要杀……”

六

大雨继续下着。

雨中，一位四十来岁面容端庄的妇女在雨中走着，她后面跟着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

这就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她的女儿梦醒。

她们显然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

她们走进一所学校大门，很快又走了出来，这次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少年，她的儿子承志。

承志被妈妈拉着，疑疑惑惑地问：“妈妈，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我们到香港去。”

何香凝：“陈炯明可能要对你爸爸下毒手，我要为救你的爸爸去奔走，你们先到香港躲一躲。”

梦醒难过地：“妈妈！我们走了，你一个人……”

何香凝压制住自己的感情：“你们放心！妈妈拼死也要把你爸爸救出来！我要亲自去找陈炯明……”

两个孩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都默默不语。

她们的身影渐渐在雨中消失。

七

雨中的白云山。

山,被白茫茫的雨雾笼罩着。

透过雨丝,可以看到这里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何香凝吃力地向山上走着,她可能因为摔了跤,不仅浑身水湿,而且衣服上都沾了许多泥浆。

她掠掠头发,向山上看了一眼,继续爬起山来。

前面传来士兵的吆喝声:“干什么的?”

何香凝只抬手拭拭额上的雨水,理也不理那吆喝声。

两把刺刀突然伸出来,拦住了何香凝。

何香凝推开刺刀,厉声:“我要去见你们的总司令陈炯明!”

两个士兵犹豫起来,他们认出了何香凝。

何香凝径自向前走去。

一个青年军官走了过来。

军官:“前面是谁?谁让你们放行的?”

一士兵:“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我们……”

军官:“何香凝?你们怎么认得她?”

一士兵:“她不是多次慰劳过我们吗?我们听过她演讲。”

军官不管那两个士兵了,急忙追了上去。

军官跑到何香凝身边,他看见果然是何香凝,忙行了一个军礼。

军官:“廖夫人!”

何香凝停步打量了一下这位军官:“干什么?不让通行?”

军官立正站住:“廖夫人,你要到哪里去?”

何香凝:“我要去找陈炯明!”

军官:“廖夫人!您还是不去为好,现在的总司令已经不是孙先生的人了。”

何香凝冷笑:“我知道!”

军官：“那你……”

何香凝打量了一下军官，反问：“你认识廖仲恺吗？”

军官：“认识。我们部队上上下下谁不认识廖仲恺，没有廖先生的支持，也就没有粤军的今天。”

何香凝点点头：“你倒还没有忘旧，可你知道你们的总司令现在想杀害廖先生吧！”

军官惊愕：“总司令要杀廖先生？”

何香凝：“廖仲恺不仅是我的丈夫，中国革命还需要他，我不能眼看着他被杀害。我今天是一死的决心来找陈炯明的。”

军官沉思片刻，把身子闪到一边。

军官低声：“总司令正在开会，请廖夫人多多保重。”

何香凝看了军官一眼，顾不上再说什么，急急向山上走去。

八

白云山陈炯明的司令部客厅。

这里聚集了不少军官，显然正在开什么重要会议，桌上摆了酒瓶、糕点。

陈炯明身穿便服，五十岁左右，外貌颇为文雅。他正襟危坐，听一位军官说话。一个军官匆匆跑了进来，在他耳边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他猛地站了起来。

陈炯明：“谁放她进来的？不要让她进来！”

何香凝的声音：“是我自己闯进来的。”

何香凝的突然出现，不仅使陈炯明吃了一惊，在座的许多军官，也都惊愕地站了起来。

浑身水湿、头发零乱，但表情极其严峻的何香凝，冷笑着一直向着陈炯明这边走了过来。

一个军官拔出手枪，抢前一步企图拦住何香凝，何香凝视而不见，转身对全体军官。

何香凝：“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不认识我何香凝吗？几个

月前,我和廖仲恺先生亲手交给你们十几万薪饷,拨给你们大批武器弹药,你们当时是怎么欢迎我和廖仲恺的?”

她拨开向她伸出的手枪,对陈炯明:“总司令为什么这么惊愕地看着我,十多年交往,今天竟然不认得了?”

军官们发出窃窃私语声,有一位军官把那举着手枪的军官一拉,低声:“你要干什么,能这样对待廖夫人吗?”

陈炯明也只得装笑脸,拱拱手:“廖夫人,你怎么冒着这么大的雨跑来了,快请坐,请坐。”

有几个军官也围上来。

“廖夫人,你浑身湿透了。”

“你先换换衣服,有话慢慢说。”

陈炯明乘势故作亲热:“对对,你先去换件衣服,不要受凉!”

何香凝兀自不动:“听说你要杀廖仲恺,还要杀我,我是送上门来的,衣服湿了有什么要紧,我还打算用血来湿呢!”

何香凝的话引起不少军官的震动,很显然,有不少人是不知道陈炯明有杀害廖仲恺的企图的。

他们惊讶地互相低声询问:“有这样的事?”

“廖仲恺在我们困难时多次接济过我们,我们……”

陈炯明也觉察到在座的一些人的情绪,他忙赔上笑脸:“廖夫人,你这是从哪里说起,我们怎么会杀害仲恺,我们交往也不是一天了,这次事变,我们也是……”

何香凝不客气地打断了陈炯明的话:“你不要辩解了。我问你,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民国九年,你们在漳州两年多,不是仲恺给你们筹的饷,你们就要困死在福建。他甚至作主,把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房子抵押,帮你们渡过了难关,这些事你该不会忘记,在座的诸位谅也不会忘记,粤军是怎么才有今天的!”

何香凝用眼光扫视着全场,全场鸦雀无声,许多人都低下了头。陈炯明看看会场上军官们一眼,又笑嘻嘻地倒了一杯酒,递给何香凝。

陈炯明：“廖夫人，先别动怒，喝点白兰地，驱驱寒。”

何香凝接过陈炯明递来的酒杯，一饮而尽，她放下酒杯：“你们到底打算拿仲恺怎么办？”

陈炯明沉吟不语。

何香凝：“实话说吧，我今天来到白云山，就没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

会场下许多人都把眼睛望着陈炯明，那些眼光里所表露的是明显的同情。

陈炯明好像下了决心似的：“廖夫人，我写个条子，把他送到白云山上来，还不行吗？”

一个军官乘机插话：“廖夫人，总司令已经答应放廖先生了，你坐下说吧！”

何香凝决心斗争到底，她仍站在那里：“要放，我就让他跟我回家，为什么要把他带到白云山来？你们还想搞什么鬼？”

陈炯明：“廖夫人，你怎么这么信不过我？”

何香凝：“要我相信，你就写个条子放他回家！”

何香凝见陈炯明仍在犹豫不决，决心再逼他几句：“你既然答应放他，为什么又要犹豫呢？如今孙先生已被你们逼走了，离开广州了！在韶关的北伐军也离开了粤北，你们为什么还要死死扣住一个廖仲恺呢？”

陈炯明踱了几步，又向会场上看看，这才说了一句：“好吧！”他提笔写了个条子，说：“廖夫人，请你告诉仲恺，我陈炯明还是讲道义的！”

何香凝接过条子，仔细看了看，直到这时，她脸上才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九

关押廖仲恺的房门呀地一声被推开了。

廖仲恺在床上挣扎着转身向门口看着。